

协助地方政府化解金融风险 太保工作组进驻上海人寿

当局对问题险企的风险处置模式发生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变化

问题险企的风险处置仍在进行时。

据从多名业内人士处获悉，受上海市政府的委派，太保寿险日前已派出一队人马，以业务指导组的身份进驻上海人寿，指导组组长为太保寿险的邵富春。

值得关注的是，上海人寿是由上海市牵头处置的地方风险金融机构，风险化解的责任主体是地方政府，但具体的处置团队又依赖了同业机构。这与此前的安邦、“明天系”等问题险企主要依靠金融监管部门的接托管模式有所区别，或与上海市此前较为顺利地处置了安信信托的风险有关；而太平保险此前也参与了恒大人寿的风险处置，提供专业管理输出，目前看起来推进节奏和效果都还不错。

截至 2021 年 4 季度末，上海人寿的总资产为 1150 亿元，在保险行业中规模中等。根据其最后披露的偿付能力报告，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为 119.99%、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为 124.89%；公司的风险综合

评级从 B 类降至 C 类，按照《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管理规定》，评级在 B 以下即属于偿付能力不达标的保险公司。在此之后，上海人寿便不再对外公开披露具体的经营数据。至少两名业内人士透露，上海人寿被挪用的保险资金恐达百亿元。

I. 邵富春任工作组组长

公开资料显示，邵富春出生于 1967 年，他于 2021 年 10 月起任太保寿险总经理助理至今。1996 年，邵富春加入太保寿险，先后在山西、山东两地任分公司总经理，后调入总公司。历任太保寿险山西分公司总经理助理、副总经理、总经理，太保寿险总公司客户资源管理部总经理，太保寿险山东分公司总经理，太保集团副总审计师、寿险审计责任人等。在此之前，邵富春曾任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干部。

一名知情人士表示，太保寿险的职责，是协助上海人寿的国资股东，在投资、系统、运营和财务等方面提供技术性支持；与此同时也承担了一定的维稳重任。

另一名知情人士则称，指导组的职责主要是以第三方的身份，负责对上海人寿内部进行诊断、重塑，由此帮助风险整改，但并不进入管理层。公开信息显示，目前上海人寿的董、监、高均未发生变化，董事长为密春雷、总经理为石福梁。

由于 2016 年存在股权违规增资的情况，监管部门一直未批复其分支机构设立，上海人寿目前仅能在上海地区展业，但其资产负债端的业务在行业内的评价也被认为比较激进。尤其是在资金端方面，涉嫌存在规模达百亿元的资金挪用情况。

“银保监会此前曾针对保险资金运用向行业做过多次风险排查，其中例举过多项违规操作的手法，可以说他们家几乎无一不落全都干过。”有保险资管人士表示。据他称，上海人寿通过信托做多层嵌套和体外循环等方式，突破了监管对于关联交易、向特定相关方的利益输送、地产投资等各类限制性规定。

2021 年末，上海人寿董事长密春雷曾被带走，后于 2022 年 7 月回归。市场对于密春雷此次失联的原因猜测多多。2003 年，密春雷创办览海控股（集团）有限公司（下称“览海控股”），截至目前旗下投资横跨金融、地产、医疗、汽车和煤矿等多个领域。而上海人寿是“览海系”的重要资产之一。在 2021 年的胡润富豪排行榜中，密春雷以 110 亿元的财富排名第 647 位。

从股权关系上看，上海人寿存在不少历史遗留问题。6 家股东分别为览海控股（集团）有限公司（持股比例 20%）、中海集团投资有限公司（16%）、上海电气控股集团有限公司（14%）、上海洋宁实业

有限公司（13.75%）、上海和萃实业有限公司（13.75%）、福州宝龙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（5%）。

其中，上海电气为上海国资；而原保监会在 2018 年就指出洋宁实业、和萃实业两家股东在 2016 年的增资中，存在隐瞒关联关系、超比例持股，并提供虚假材料的情况，要求上海人寿应在收到通知后 3 个月内抓紧引入合规股东，确保公司偿付能力充足。接近上海人寿的保险人士表示，这两家股东与密春雷系一致行动人。但直到今日，前述股权清退也未能完成。

II. 接托管模式的“副作用”

据了解，针对上海人寿，目前由金融监管总局的一名寿险部副主任负责指导，但并未具体介入，因此也没有此前如安邦保险、“明天系”等问题金融机构进入接托管模式。目前的原则是所谓“谁家的孩子谁家抱”，风险化解的主体责任压实在了地方政府。有当地保险业人士透露，上海人寿大概率将由上海地方国资接盘，但最终方案尚未确定。

“现在不再提接托管，很大原因在于此前的模式副作用太大，各种各样的尝试都不是很成功。”一名业内资深人士表示。

根据原银保监会此前披露的公告，在化解安邦保险风险的接管模式下，

彼时的接管组人员涵盖了监管部门和市场化机构人士；接管工作组取代公司股东大会、董事会、监事会的全部职能；同时，接管工作组组长行使公司法定代表人职责、接管工作组行使公司经营管理权。安邦保险所有资金往来、资产买卖、信息发布、除传统保险业务外的合同签订等行为，均需经接管工作组同意。

“明天系”接托管模式与安邦类似，接管组同样承担了被接管机构的所有职能；区别在于，此次接托管还明确了六家市场机构作为托管组，负责托管被接管机构。

但这类模式在此后的应用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，比如资产处置过程中由于信息不透明容易产生寻租空间。

最典型如李国荣、符飞案，影响恶劣。李国荣和符飞此前分别任包商银行接管组副组长、安邦保险集团接管工作组副组长，二人均因在接管工作中存在违纪违法问题被“双开”。据查，李国荣在包商银行风险处置中上下其手，插手干预包商银行及关联机构资金借贷、资产处置、人事安排等事项，大肆谋取私利，造成严重不良影响；对抗组织审查。而符飞则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，在项目转让等方面为他人谋利，非法收受他人所送巨额财物，涉嫌受贿犯罪。

III. 正视后遗症

除了寻租问题，在接托管组介入后出现的公司治理真空，以及由此衍生出的一系列后遗症，也正在被正视和反省、纠正。

此前有多名熟悉问题险企接/托管工作的业内人士反映，在接/托管过程中呈现出一个比较集中的问题是：由于大股东缺位，风险处置和化解工作缺乏明确的责任主体，临时的公司治理结构难以对来自监管和市场的接/托管组成员产生足够正向的激励机制，对后续的经营监管也缺乏有效考核，“不承担责任、不出风险”成了最保险的选择。

基于此，有业内人士建议，应进一步完善接/托管时期的公司治理机制，提高对问题险企的处置速度，关键之一就在于找到责任主体，二是处置必须设置时间表。“国外成熟保险市场包括中国台湾地区的险企，出现问题后的处理速度都非常快，目的是为了防止风险扩散；同时遵循市场化原则以防止舞弊。反观目前国内几家险企的风险处置，从接/托管到最后真正的方案出炉，中间经过了很长时间，不排除接管后新增损失的情况。这其中，既有市场行情大环境不好的因素，也多少存在接/托管过程中因为缺乏健全的公司治理机制，处理效率太低，导致没有人承担责任拍板，最终的损失不得不由行业和国家去承担。”

目前看来，太保寿险委任工作组派驻上海人寿的操作模式，此前已在

另一问题险企——恒大人寿得到了应用。

自 2021 年年中，恒大集团陷入流动性危机，恒大人寿作为旗下子公司，同样因成为大股东“提款机”而受困。与上海人寿类似，恒大人寿的风险化解由地方政府牵头处理，而总部位于香港的央企太平保险，在前期就派出工作组参与恒大人寿的风险处置和化解工作，提供专业方面的支持。

2023 年 6 月下旬，“犹抱琵琶半遮面”、注册资本金高达 150 亿元的海港人寿曾短暂出现在监管部门和企业查询的公告中，预示恒大人寿已准备迎来新的篇章，5 名股东分别来自于保险保障基金、太平人寿、深圳市、广东省和重庆市的国资企业（深圳市鹏联投资有限公司、广东粤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和重庆市渝欣投资有限公司），其中深圳绝对控股占比达到 51%，保险保障基金 25%，广东、重庆和太平人寿各持 8%。